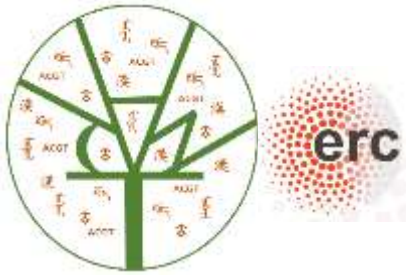




# 再谈黄河流域的语言

徐丹

2021年6月6日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



- 我们试图通过比较黄河上游甘青一带的汉语方言及其变体（有的已经形成了混合语）及黄河中下游中原一带的汉语，观察元朝前后非汉语对北方汉语冲击的后果。“汉儿言语”在中原无以复存而甘青的汉语方言却越来越和当地非汉语的句法结构趋同。非汉语对汉语的这种冲击不限于词汇，汉语句法也受到非汉语言的深刻影响。有些非汉语言的句法手段已深深植入到了西北汉语的本体。简言之，非汉语在黄河上游和中下游对汉语影响、冲击的模式不同，后果也完全不同。

- 我们将通过实例探讨为何有的来自非汉语的用法始终未进入北方“标准”汉语，但是有的用法却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植入了当地汉语的句法结构。这些用法是逐步扩散并发展起来的。我们将分析为何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后果会如此不同。
-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非汉民族彻底汉化并融入了汉族群体，在北方非汉统治朝代失败以后，这些族群或迁徙他方，或更改姓氏融于当地汉人，他们彻底地停止使用自己的母语了；而影响甘青地区汉语方言的不是一个群体。其语言不是某一个语言或某一个语族的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相互作用。其结果是汉语和非汉语相互同化、多向同化，以致产生了一个语言区域，区域内不同语族、不同语系的语言分享共同的句法特征。

- 本文将讨论以下这三种用法：
- 句子+有
- 有=在
- 主语[+与格标记]+有[+占有]



## 分析一个例子：有

- 历史文献里的“有”
- 《蒙古秘史》 13世纪蒙古语
- 《老乞大》 4个版本（15世纪-18世纪）
- 北方“标准”汉语里的遗留
- 甘肃青海汉语方言所见



## 句子+有

(1) 迭额<sup>舌</sup>列腾格<sup>舌</sup>理 额扯 扎牙阿秃 脱<sup>舌</sup>列<sup>克</sup>先 孛儿帖.赤那 阿主兀  
上 天 处 命有的 生了的 苍色 狼 有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的一个苍色的狼。’（额尔登泰等 1980: 1; 总译 913）

(2) 脱<sup>舌</sup>列<sup>克</sup>先 巴塔赤<sup>中</sup>罕 阿主兀  
生子的 人名 有来  
‘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同上）|

元代时期的  
《蒙古秘史》  
及15世纪  
《老乞大》  
最早的版本  
(李泰洙  
2003), 都  
反映出处于  
句末的动词  
“有”, 用法  
特别。

# 元朝秘史卷一

名 皇帝的 根源



忙 脱 察 安 察



成吉思合罕訥忽札兀兒



上天 命有的

迭額列騰格理額扯 札牙阿禿

生了的 蒼色 狼有

脫列先孛兒帖赤那阿禿

妻 他的 恹白色鹿 有米

格兒該亦訥 窩埃馬蘭 阿只埃

水名 渡 着米了

騰汲思客禿周亦列罷

河名 河的 源行 山名

斡難沐連訥帖黑元捏 不哂罕哈敦訥 嫩禿刺周

行 營盤做着

三〇一

# 《老乞大》的四个版本

- 根据李太洙 2003
- 根据竹岳孝电子版
  
- A古本：元代本，1418-1450年间
- B 《老乞大谚解》，1423-1434年间
- C 《老乞大新释》1761
- D 《重刊老乞大》1795
  
- 古本句末“有”最多。







## 比较几组句子

- (3) A 我则道是和俺这里一般打水有。(27/11a1)  
B 我只道是和我这里一般打水。(27/I37a2-3)  
C 我们心里只说，是与我这里一般打水。(27/12a7-8)  
D 我们只道，与我这里一般打水。(27/11b6-7)
- (4) A 这弓把里软，难拽，没回性有。(76/28a3)  
B 这弓弣里软，难扯，没回性。(77/II31a2-3)  
C 这弓弓把软，不好拉，不随手，又一半欺，再没有回性。(77/32b4-5)  
D 这弓弓把软，不好拉，不随手，又一半欺，再没有回性。(77/31a10-31b1)
- (5) A 这钞里头真假，俺高丽人不识有。(101/37b1-2)  
B 这银子里头，真的假的，我高丽人不识。(102/II64a9-64b2)  
C 这银子里头，真的假的，我朝鲜人不大认识。(106/43a8-9)  
D 这银子里头，真的假的，我朝鲜人不大认识。(106/41a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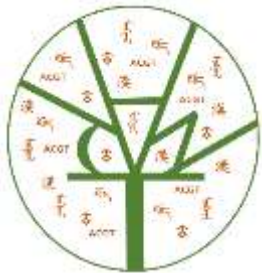
## 古本《老乞大》反映的事实

- 元代时期的《蒙古秘史》及15世纪《老乞大》最早的版本（李泰洙2003），都反映出处于句末的动词“有”，用法特别。
- 古本《老乞大》句末的“有”大多在晚一些的版本中消失了。B本中只有一个特例。
-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这种特殊用法始终未进入北方汉语。**



# 今天甘肃青海一带的语言现状

- 语序OV，非汉均为OV, 汉大部分OV（VO语序犹存，如在临夏、循化、唐汪和青海西宁）
- 非汉都有格标记系统；汉格标记系统业已成熟
- 格标记类型：主格/宾格类型（只有安多藏语是作格/通格类型）
- 复数标记[-生命]（普遍）
- 声调减少甚至消失
- 蒙古语族通用的形态词缀
- 未发现“有”在句末的例子。



## 第二种用法

元末明初的历时文献在对话里仍有“有”相当于“在”的例子。下面两个例子转引自祖生利（2002）的文章。

(9) 我父亲和四郎有么？（《水浒》35回）

(10) 道童，先生有么？-俺师傅有。（《单刀会，二折》）

《水浒》约明朝（1368-1644）作品

《单刀会》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1234-1300）的杂剧作品



## 《老乞大》的例子

- 《老乞大》的语言性质非常口语化，但未见同等例子
- A你都这里有者，我税契去。(69/25b6)；
- B你都这里等候着，我税契去。(69/1120b1-2)；
- C你们在这里等候着，我税了契就来的。(69/29a7-8)；
- D你们在这里等候着，我税了契就来。(69/28a4)



## 现代甘肃-青海语言区域内的“有”

- 应该看到，今天西北甘青一带“有”的用法及“有字句”，不但进入了汉语，而且已经植入了当地汉语的句法结构。这些用法显而易见是逐步扩散并发展起来的。
- “有”用如“在”
- 这个用法不论是汉语还是非汉语在甘青语言区域里都普遍存在。



# “有”的第三种用法

只在甘肃青海一带的汉语方言里有：

主语[+与格标记]+有[+占有]

这是另一个甘青一带的语言区域特征

在黄河中下游现代汉语方言种未见到，在历时文献里也未见到。



# 青海同仁不同语言的例子

青海同仁五屯话 (Li 1985: 331)

nia      nihɤ      dʒɪgə      jɣ?  
你(与格)      女儿      几个      有  
‘你有几个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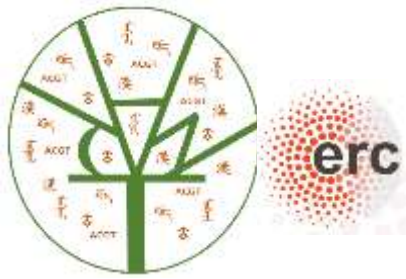
青海同仁安多藏语 (尹蔚彬提供)

khə      je      ɕaje      ɳu      gə  
他      与格      孩子      二      情态(肯定)  
‘他有两个孩子。’

青海同仁年都乎保安语 (根据陈乃熊1986: 168)

dedə      nenə      guar-da      økøɾ-ngə      wi-rtɕ  
爷爷      奶奶      二-与格 牛-一      有-过去  
‘有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他们两个有一头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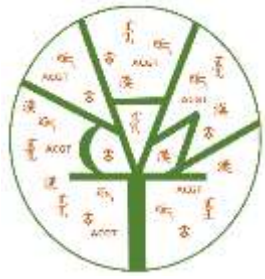


- 我们通过实例看到有的来自非汉语的用法始终未进入北方“标准”汉语，但是有的用法却在今天甘肃-青海一带植入了当地汉语的句法结构。这些用法是逐步扩散并发展起来的。为何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语言接触的后果会如此不同？
-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非汉民族彻底汉化并融入了汉族群体，在北方非汉统治朝代失败以后，这些族群或迁徙他方，或更改姓氏融于当地汉人，他们彻底地停止使用自己的母语了；而影响甘青地区汉语方言的不是一个群体。其语言不是某一个语言或某一个语族的语言，而是多种语言相互作用。其结果是汉语和非汉语相互同化、多向同化，以致产生了一个语言区域，区域内不同语族、不同语系的语言分享共同的句法特征。



## 为何差异如此之大

- 亦邻真（1982：165）指出，不能把蒙古语的直译体认为是元朝时期的口语。
- 林焘（1987 方言3 2001：175）认为，“百年的时间内汉蒙两种语言的关系并不密切，现存的《老乞大》《朴通事》中确实有一些受蒙古语影响的痕迹，但有的恐怕只是‘洋泾滨’性质的、不见得已在汉族人中通行。”
- 李崇兴（2001：68）指出，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然保持聚集居住的习惯，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蒙古人是被人数比他们多得多的说汉语的人包围着”，
- 中原一带有过“汉儿言语”，但究竟是短暂的、昙花一现的，“汉儿言语”在北方汉语里始终没有扎下根。



## 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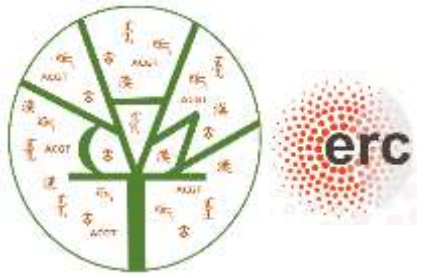
- 但是西北的情况不同。甘青一带的群体，除了藏羌占据这一地区较早外，大部分群体如东乡、保安、土族、撒拉、裕固族（东部和西部），都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逐渐混合、融合而形成的（谢小冬等2002，周伟州2003，2004，杨亚军、许海东2008，迈尔苏目·马世仁2008，Xu and Wen 2017 等等）。
- 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看，东乡人、保安人、撒拉人的祖先核心群体都是从中国境外中亚、西亚移民而来的（Xu and Wen 2017）。换句话说，甘青一带的非汉群体，其主要祖先群体是通过境外移民到达此地的，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又和汉、蒙、藏、回等多民族混合而成。



各个群体的历史不同，移民原因不同，但是移民时期却比较相近。这与成吉思汗霸主北方草原（中国北方及境外北方草原）有关。汉人最初在这个地区人数很少，不占任何优势，大部分汉人都是通过屯田、戍边移民过去的。

中原地区受蒙古语影响的“汉儿言语”（“蒙式汉语”）昙花一现。

甘青一带的非汉语不但进入了汉语的表层（词汇借贷），尤其是植入了汉语的里层（句法层面）。整个汉语和非汉语呈现趋同的句法特征，甚至出现了混合语。



## 人群形成模式不同

- 我们看到，中原地区和西北地区人群形成的模式不同。中原地区虽然也有非汉民族的移民活动，如辽朝和金朝的统治者把汉人北移，本族人内迁，但都没有像西北移民群体那样相对稳定而集中地居住在几个特定的地方。在中原一带，被汪洋大海的汉人包围的统治集团在语言上没有优势，中原地区内迁的非汉群体汉化得很快而且很彻底。而甘青地区的汉与非汉人群形成了自然的双向甚至是多向同化。



谢谢！